



中国語の総合週刊新聞

発行所：中文産業株式会社
東京都品川区西五反田7-13-6 SDI五反田ビル5F TEL03-3185

編集部：TEL 03-5434-3177 FAX 03-5434-3055
広告部：TEL 03-5434-3185 FAX 03-5434-3055

発行部：TEL 03-4530-6818
E-mail：sendmail@chubun.co.jp

CHUBUN

平成6年3月4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2007年4月5日 毎週木曜日発行
<http://www.chubun.com/>

中日架橋人

■ 刘幸宇

海灘。他一下碼頭就感受到日本文化的源流——中國文化的強烈衝擊。當時由於日本政府將侵略戰火燃遍亞太各國，國內物資匱乏，民不聊生。他原以為處於戰火中的大陸肯定衰敗不堪，然而他未料到中國竟如此地大物博。他想“富國強兵”不過幾十年的日本竟然與如此地大物博的鄰國為敵簡直是以卵擊石，預感到這場不義戰爭注定要失敗。他決心抓緊瞭解中國文化，以不枉此行。為此，他一有時間就深入庶民生活，還乘火車赴東北、華北、內蒙古、蘇杭地區考察風土民情，收穫頗豐。1944年末，一張人伍通知書迫使他告別上海灘回到奈良。儘管留學短暫，然而，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光怪陸離的上海大千世界、燈紅酒綠的西方物質文明卻在他的腦海中打下深刻的烙印。

歲月如梭，四十二年後倉田先生榮任大學校長。他在一年一度的入學儀式和畢業典禮上致辭時，總是恰到好處地引用《論語》和漢詩，並感慨萬分地談到在中國留學的經歷，說道：“我喜歡上海，上海是我的第二故鄉。”

倉田先生曾25次來華，短則三、五天，長則一個月，他的夫人和兩個兒子也多次同行。他把赴滬叫“回老家”，並自稱“老上海”。他對上海瞭如指掌，無論走到哪裡，半個世紀前的街道名稱和老字號店鋪都能脫口而出。他會講上海方言，甚至在睡夢中說漢語，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中國通”。

倉田先生的座右銘是“至誠至善，堅忍力行”。多年來，他為中日兩國教育界和法律界的友好交流不遺餘力地鋪路搭橋，的確踐行了這一點。

1986年7月，倉田先生榮任神戶學院大學校長。他在校刊上寫道：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友好交流源遠流長，應首先制定與中國高等院校的交流計劃。是年，該校即邀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日本研究室學者擔任修養部客座教授，並邀請上海學者以研究員身份來薈學系開展科研交流。

1988年11月，倉田先生率團訪華，與上海交通大學、上海第二醫科大學、華東政法學院、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市對外

在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之間，自古至今眾多有識之士為友好交流架設著無形的橋樑，曾任日本私法學會理事的著名法學家、教育家倉田氏律師即是其中一位。

倉田先生於1926年出生於奈良縣一個富裕家庭。由於父親酷愛中國古典文學，他自幼愛好唐詩。1938年，倉田小學畢業後考入有名的奈良縣立中學。他在漢文老師的啟迪下，漢詩朗讀在全校名列榜首。

1943年，倉田滿懷對中國文化的憧憬考入設於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大學。是年4月，他告別古都奈良乘船來到上海。

倉田先生不僅熟衷於在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之間架設無形的橋樑，而且喜歡有形的橋樑。說來真是巧合，就在他赴滬簽署校際交流協定的1988年，國土交通省在離學校不遠的明石海峽大橋建設巨型吊橋。倉田先生時常站在平台上舉目遠眺工程進展。1995年初，神戶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地震，其震源就在距主塔1公里地層深處，在損毀二十多萬棟建築的震災中主塔竟仍巍然屹立。為此，倉田先生時常與中國友人談到這一建橋史上的奇跡，並感慨地說：“長崎和上海之間能有這樣一座大橋就好啦！”

文化交流協會分別簽署了交流協定。同年，神戶學院大學首次迎來了上海交通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派遣的教授。

1990年夏，上海交通大學為表彰倉田先生為兩校交流做出的貢獻，決定聘請他為該校顧問教授。同年10月末，倉田先生攜夫人和長子全家赴滬出席聘任儀式，並首次在華講學。其後十年間，他為上海高等院校和天津社會科學院做了十餘次法律方面的講演，他還兩次為上海普陀區少年宮捐書。

1992年4月，倉田先生榮任華東政法學院名譽教授。

為使中日兩國世代友好，倉田先生倡導神戶學院大學於1992年9月首次舉辦了中國研修旅行，60名學生赴大陸體驗中國文化，其後該校的中國研修旅行一直延續至今。1993年和1995年，他還兩次親率研究班學生訪華。

倉田先生為使中國留學人員順利入境，多次提供擔保，還設法免費提供宿舍，設立獎學金。在他的帶動下，該校教職員紛紛向中國留學生伸出援助之手。

倉田先生於1996年擔任神戶學院女子短期大學校長後，立即著手招收中國留學生。十一年來，該校共培養了四百多名中國留學生。

在中日兩國法律界交流方面，倉田先生發表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繼承制度》等六篇論文，並登台講演，介紹中國法律界的新動向。

倉田先生不僅熟衷於在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之間架設無形的橋樑，而且喜歡有形的橋樑。說來真是巧合，就在他赴滬簽署校際交流協定的1988年，國土交通省在離學校不遠的明石海峽大橋建設巨型吊橋。倉田先生時常站在平台上舉目遠眺工程進展。1995年初，神戶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地震，其震源就在距主塔1公里地層深處，在損毀二十多萬棟建築的震災中主塔竟仍巍然屹立。為此，倉田先生時常與中國友人談到這一建橋史上的奇跡，並感慨地說：“長崎和上海之間能有這樣一座大橋就好啦！”

1998年春，明石海峽大橋歷經磨難竣工後不久，倉田先生即冒雨陪同上海交通大學校長一行參觀大橋。以後每當中國團組來訪，他都興致勃勃地陪同觀光大橋。

倉田先生時常信步橋畔，這裡不僅美景如畫，還有他尊崇的中國辛亥革命領導人孫中山先生的紀念館“移情閣”，而且此時他一定會觸景生情，在期盼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之間能建起經得起大風大浪考驗、世世代代友好往來的金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倉田先生雖已八十高齡，仍精力旺盛地從事中日交流以及各種社會活動。最近，筆者欣聞由於倉田先生在教育領域業績卓著而榮獲了日本天皇授予的勳章。筆者衷心祝願這位“中日架橋人”長命百歲，為兩國世代友好做出更多貢獻。

